

两地书



用手机
扫描二维码,
参与“两地
书”征集活动

中秋节了,远方的你还好吗?

乔乔:

你好!
马上就到新中国成立71周年的纪念日,你到部队已经两个月了,新兵训练一定很辛苦吧!部队的生活你适应了没有?你知道吗?老师脑海里不断浮现出蓝天白云下,你一身戎装,昂首挺胸,眼眸深邃而坚定,迈着铿锵有力的步子,走在队伍里,不时传来你们整齐的脚步声。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替你高兴,老师为有你这样优秀的学生而感到骄傲。

记得那是2010年9月1日,我被分到了宝鸡西山的赤沙镇宁里巴小学任教。从镇上坐车4公里到山脚下,然后爬坡20多分钟,才能到学校。学校的教室是7间砖瓦房,中间是一块操场,我的宿舍是仪器室,那时的我心里五味杂陈。当我第一次站上讲台,你就坐在第一排,同学们说你是班长,那时的你,矮矮的个头,黝黑的皮肤,思考问题时,总喜欢把铅笔咬在嘴里。你是多么的聪明、懂事。上课时,你永远是个把手举得最高的;劳动时,你永远是个冲在最前面的。看我不开心,你就从家里拿来核桃、板栗悄悄地放在我的办公桌上。我离家远,周末不能回家,你就带我去山里玩,摘野果子吃。到中午了,你就带我去你家里做客。和你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,竟成了我最美的记忆。

后来,我调到了镇上的学校,我耳朵里不断听到你的好消息。小升初考试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镇上的初中。三年过后,你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镇中学。今年8月中旬,那

天下大雨,我和儿子坐在公交车上,从老家返回。你的妈妈打来电话激动地说,你考上了军校。听到这个好消息,老师竟然激动得噙满了泪水。

穿上军装的使命

你知道吗?老师多么为你骄傲,我心里早默许了你是我的另一个“儿子”。

那天在送别宴上,你一刻不停地给大家讲着学校里各种有趣故事,可我一言也没听进去。我时不时地上下打量着你,一米八的个头,阳光帅气的外表,身上充满了朝气和活力,老师这才发现你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老师脑海里不断地想象着你穿军装、站军姿的样子;想象着你在部队刻苦训练的样子;想象着你站岗放哨、保家卫国的样子……

乔乔,你是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从大山里一步一步脚印走出来的,终于学业有成。当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,也就意味着你肩负起了保家卫国的使命。你在部队要刻苦锻炼,勤奋学习,做国家的栋梁之材。有国才有家,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了,才能有我们自己幸福的家。当祖国需要你们,你们要勇敢地站出来,在历史的画卷中书写属于你们自己的浓重笔墨。

国庆节到了,衷心祝愿你国庆快乐,幸福平安。

你的老师:朱永强
2020年9月28日
(作者系宝鸡市陈仓区慕仪镇中心小学教师)

亲爱的爸爸妈妈:

今晚月色如风,抚摸着我的脸庞,站在阳台上,我仰望着浩瀚的夜空,凝视着皎洁的明月,此时此刻,你们也一定在明月之下和女儿一起感受“天涯共此时”的欢愉吧。

爸爸妈妈,都说中秋是团圆的日子,可近些年我们真正团圆的日子却屈指可数,有时是小家的羁绊,有时是工作的托词。多少次,你们眼中流露出的是渴望与女儿一起过节的期待,我却心中盘算着山高水远,来日方长。在日复一日的托词间,在年复一年的盘算间,爸爸已是满头白发,妈妈也步履维艰。看着日渐衰老的你们,我一遍遍问自己,时间都去哪儿了,怎么在匆匆之间你们就已如此苍老了呢?

秋虫呢喃,往事悠悠。记忆中的中秋节,月亮是圆的,月饼是圆的,我和弟弟的笑脸是圆的,爸爸妈妈的期盼也是圆的。妈妈总是在黄昏前就麻利地准备好晚上所有的食品,郑重地摆放在爸爸早已擦洗干净的小桌上,那个白墙红瓦的小院里,月光如水,一家人爽朗的笑声穿越整个村庄。

记忆中的中

秋夜,妈妈亲切柔和的声音像是有着魔力一般,老掉牙的“嫦娥奔月”“吴刚伐桂”的故事永远那么美丽悠长,百听不厌。那时候,妈妈打开纸包的月饼,我和弟弟瞪圆了双眼,口水咽了一遍又一遍,妈妈掰开一块,我和弟弟伸开的手上一人一半,我们总会用眼睛偷偷瞄一下对方的手心里,看看是否一样多。那个时候的月饼并不精致,馅儿也只是白糖和青红丝,我们却会狼吞虎咽一扫而空,偶尔会有一小块冰糖咯了牙齿,但那种甜味直渗心底,直到现在都忘不了。

记忆中的中秋节,妈妈盛在碗里的红枣,又脆又甜又香,咬一口,幸福的味道溢满唇齿,回味无穷……那个时候,月亮守护在天上,爸爸妈妈守护着我和弟弟,虽然没有“把酒问青天”的豪情,却充实安逸。一家四口,欢天喜地,月光下,妈妈絮叨着那些春耕的事,那些夏收的事,那些秋播的事,那些冬灌的事,那些我上学迟到的事,那些弟弟偷喝蜂蜜的事……爸爸在一旁适时地补充,乐此不疲。弟弟一会儿吃水果,一会儿围着桌子奔跑,我趴在桌上,凝视着那轮明月,徜徉其间,岁月静好……

爸爸妈妈,记忆中,中秋是美味,是欢笑,是一家人的和和乐乐,你们的宠爱,是我和弟弟心灵的港湾。一直以为,这份宠爱、这份港湾会如影随形,不离左右。可如今才知,这份缠绕在美食中的亲情,这份弥漫在空气中的团圆,也会随着儿女的长大

散去,那些年,习以为常的陪伴竟然成了我心中弥足珍贵的记忆。

后来,我参加了工作,有了自己的小家,日子在匆匆忙忙地奔走间变得不再闲适。许多个中秋之夜,都错过了与你们团聚的机会。妈妈在一次次翘首盼望中浑浊了双眼,爸爸在一回回黯然期许中白了双鬓……

爸爸妈妈,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,你们陪我走过了懵懂的童年和灿烂的少年时光,可我却缺席了你们的暮年生活,每次想起便觉得愧疚至极。

都说养儿才知父母恩,时至今日,我也已是人到中年,我的儿子在离我千里之外的异地求学,当我内心的思念像大片大片的青草疯长的时候,我终于理解了当初你们对我的陪伴和惦念。

爸爸妈妈,中秋是团圆的日子,此刻,女儿在明月下轻许愿望: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!

爱你们的女儿:云儿

2020年中秋前夕

(作者系宝鸡市岐山县城关小学杨慧雯)



罐罐茶

文雪梅

家乡陇州是陕西西部的一个边陲县,与甘肃省紧邻,人们的生活习性和甘肃相似,熬罐罐茶的习俗就是其中之一,是当地农家一种独特的品茗风俗习惯。

罐罐茶,顾名思义,罐罐,是熬茶的一种器皿,一般是用土烧制而成的杯状瓦罐,其外形大致相当于带耳柄的量杯,只是下面大,往上逐渐缩小。因为看着小巧玲珑,故有了这么一个温馨、可爱的名字——罐罐。其实,罐罐茶并不是茶的种类,是甘肃部分山区和陕西部分地区的特色传统饮茶习惯,边熬茶边喝,最好是炉边烤馍、枣等小吃,边喝边吃,是一种平淡生活中的惬意享受。

记忆中,爷爷一直有喝罐罐茶的习惯。凌晨四五点钟,爷爷已经早早起床了,揉揉蒙眬的睡眼,洗刷完毕后,第一件事情就是张罗着熬茶喝。那时候,生活都比较简朴,天气暖及时,就在房檐下生起泥坯小火炉熬,冬天冷时,就在屋子里熬开了。爷爷轻轻地往罐罐里放上茶叶,倒上水,开始置于火炉上,慢慢熬呀熬。而那些茶叶并非什么名贵的上等茶,通常都是“春蕊”“春尖”“猴王”等廉价的茶叶。

随着炉里的火越来越旺,周围飘散开来一股淡淡的茶香。等熬到一定程度时,爷爷将熬好的红褐色茶水倒进一旁准备好的茶杯

里,接着再往罐罐里添一些水继续熬。据爷爷讲,要熬好茶、喝好茶,一般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。在爷爷看来,熬茶熬的是一种心境,也是一种情怀。

其实,喝罐罐茶也很有讲究,空腹是不能喝茶的,喝茶最好的搭档是白面锅盔,就像现在的汉堡包和可乐一样,缺一不可。爷爷喝茶时,总会咬一口馍,抿一小口茶水,那种很享受的样子似乎是喝下了灵丹妙药一般,如痴如醉,回味无穷。

有年冬天一大早,我被爷爷吵醒了。一抬头,看见他正喝得陶醉,屋子里还有烤馍的香味,蓦地,我也垂涎三尺了,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,二话没说,径直端起爷爷的茶杯美美地喝了一大口,想过过茶瘾。想不到,刚喝下去,整个唇齿间弥漫的全是苦味。曾以为爷爷挚爱的罐罐茶有多么美味可口,原来像是一剂苦涩的中药呀。

爷爷被我龇牙咧嘴的样子惹笑了。他捋了捋白花花的胡须,递给我一块馍馍,笑着说:“快吃点,习惯了就好了。”长大后,莫名的想起这一幕,我总会感慨万千,其实,祖父的罐罐茶里融进了人生所有的艰涩沧桑,喝的是茶,品的却是生活。

时间如流水,如今我也渐渐养成了喝茶的习惯,红茶、绿茶、白茶、减肥茶、养生茶、普洱茶……我几乎尝遍了各种口味的茶,可是心底深处依然怀念爷爷的罐罐茶。只因那罐罐茶里淡淡的苦味像极了爷爷的一生,虽然辛苦,但是也有甘甜和快乐。

岐山龙尾沟,皆因那条南北走向的沟谷颇似人们想象中龙的尾巴,故而得了这神奇又浪漫的名字。

那是西宝公路北线上一段美妙的风景。多少年了,由宝鸡到省城西安,龙尾沟是绕不开的必经之地。出了岐山东门,大约十公里的光景,一轴豁然清丽的画卷就会呈现于车窗外:一沟贯通南北,在公路两侧蜿蜒伸展,绵延十余里。坡道周边,草木丛生,村落一侧,满眼葱茏,与塬畔田间茂盛的庄稼连成一片,蔚为壮观。尤其每年春夏之际,此处桃红柳绿,鸟语花香,莺歌燕舞,一派令人心旷神怡的天然胜境。

岁岁年年的风雨轮回中,龙尾沟像条无形的纽带一样,将益店与故郡两个东西毗邻的镇紧紧缩在了一块。很久之前,龙尾沟被唤为“龙尾坡”,提及它,还能追溯出一则动人的传说:

传说当年周处和猛虎、蛟龙并称世间“三害”,为祸一方。后来周处幡然悔悟,改过自新,决计为民除害。他在水中同蛟龙大战三天三夜,英勇搏斗,最终斩杀了蛟龙,并斩下龙头向大家宣示,群众生活始获安宁。而那一截被砍下的龙尾,扔到了十里之外,竟然在地上扑腾了好一会儿,才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,从此,这里便呈现出一道山路弯曲的龙尾坡。周处后来成为西晋的大臣、将领。

“龙尾春波”乃名闻遐迩的“岐山八景”之一。有波必有水,水润沟川美。民国时期的《重修岐山县志》卷一“地理篇”载:“春波泉,在龙尾沟路北,春初冰消最早,故名春波泉。”七八岁前后的暑假里,我曾多次跟着祖母去龙尾沟的姑姑家,那村子其实是西原一组,但我们一直习惯称它龙尾沟,那是高高的土台上依北朝南的一溜庄户人家,站在院门前,脚下就是长长的缓坡,川流不息的车辆往来不绝,东行几十米,下了小土坡,顺公路北沿,一直可以走到沟底,一股清冽的水流由北向南奔涌着……

贵的那一眼汨汨清泉,竟然就是志书明确载录的龙尾沟“春波泉”。长大以后,我才渐渐了解到:无数次往返的龙尾沟,在千年以前曾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。

唐中和元年(881年)三月,黄巢因凤翔陇右节度使郑畋斩了其使节后,极为恼火,遂派了尚让和王璠率五万军马来讨伐,此二者自付郑畋乃进士出身的一介文人、遭贬的宰相,有道是“落毛的凤凰不如鸡”,没把他放在眼里,索性连基本的作战规划也不制定,就大大咧咧地来了。

熟知岐风一带水土的郑畋,料定龙尾坡会成为自己胜券稳操的福地。他让唐弘夫埋伏于植被丰茂、方便隐蔽和攻守的龙尾坡,自率数千军队,多张旗帜,悄悄潜踞在高冈,放眼整个坡道,疏阵以待。尚让等人未能洞悉对方的策略,结果正中唐军埋伏,遭到郑畋部部的

两面夹击,大败龙尾坡。将士们豪壮厮杀的怒吼声,似乎至今仍回响在龙尾沟的周边,回响在历史的天空。

“依依客舍柳如颦,夹路萼花二月春。长日画桥流润后,东风吹碧蛟龙鳞。”细品元代人禹畴创作的《龙尾春波》,从这首28字的七绝诗句里,我们不难窥望700年前龙尾沟的繁华与旖旎:西去的驿道上,一排排客舍林立,古柳环绕,枝叶袅袅,路旁花草丛生,树头鸟声啾啾;伫立龙尾桥畔,沐浴春风缕缕,静观清流潺潺,水面波光粼粼,远眺塬岭莽莽,万物生机勃勃,此等醉人美景,诗意焉能遏制,才思一如春波泉水,瞬间喷薄……

山川记沧桑,岁月任流转。如今,龙尾沟以卓绝的风姿始终横亘在“三沟六坡”的一端,成为数十年来重要交通线上的标志性景观。近年来,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,先是我四姑家所在的龙尾沟村子整体搬迁至更为开阔的西北上游,接着便是那一段跨越龙尾沟的公路没有了往昔的坡度,被悄然提升起来。

承载着少年时代美好记忆的龙尾沟,还有那一汪澄澈若醴的泉水,是我心中永远难以割舍的留恋与回味。

我何曾知道,孩提时丝毫不觉珍

陈仓荟萃